

東方叢刊

• 中华美学学会 • 中国比较文学学会 • 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 •

全国高校东
广西师范

• 1995 •

主办 •

第1辑

东方丛刊

季羨林題

1995年第1辑

中 华 美 学 学 会
中 国 比 较 文 学 学 会
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联合主办
全国高校东方文学研究会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新登字 04 号

东方丛刊

1995 年第 1 辑

梁潮 主编

责任编辑：王 昶

封面设计：阳 洋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邮政编码：541001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36 号)

广西师范大学计测中心激光照排

广西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7.25 字数：181 千字

1995 年 3 月第 1 版

199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5633-2036-9/I·124

定价：7.50 元

《东方丛刊》编委会

(以姓氏笔划为序)

主任委员

伍蠡甫 季羨林 金克木 林焕平 苏关鑫

特约编委

马 奇	韦旭昇	王向峰	王世德	乐黛云
朱维之	刘纲纪	刘安武	严绍澍	张鸿年
张朝柯	陆梅林	杨 烈	李 芒	周来祥
饶芃子	俞灏东	贾植芳	陶德臻	敏 泽
黄海澄	梁立基	蒋孔阳	程 麻	彭端智

常务编委

王 杰	王 昶	张葆全	张明非	沈家庄
贺祥麟	胡光舟	党玉敏	雷 锐	

授本刊宏文力作重奖 为文坛专家学者润笔

关于联合举办“东方丛刊诗学奖”的协议

经过订立协议单位中华美学学会、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全国高校东方文学研究会、广西师范大学等四方共同协商，为弘扬东方文化传统，建立健全有中国特色的东方文化、东方美学、东方文学及比较文学的学术园地，将《东方丛刊》办成中国研究东方诗学（亚洲非洲诗学）的高品位的专门性的学术丛刊，决定联合举办“东方丛刊诗学奖”，特订如下协议，以利评奖工作开展。

一、奖项名称 长期以来中国的东方诗学（亚洲非洲诗学）的研究都是一个薄弱环节，国内缺少这样一个专门性的理论阵地，为把《东方丛刊》办成一个研究东方诗学的优秀的专业丛刊，特将本奖项命名为“东方丛刊诗学奖”。

二、主办单位 本奖项由中华美学学会、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全国高校东方文学研究会、广西师范大学共同主办，上述三大学会主要负责学术上的推荐、评选工作，广西师范大学《东方丛刊》编辑部主要负责评奖的组织和事务工作。

三、评委组成 本奖项的评委由中华美学学会、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全国高校东方文学研究会、广西师范大学等四方的代表组成，其中中华美学学会、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各为六名，全国高校东方文学研究会为四名，广西师范大学为一名，总共十七名。本奖项评委由广西师范大学与各学会根据工作需要共同协商确定。本奖项评委不搞终身制。各位评委应该广泛听取该学会会员

对评奖工作的意见，各位会员对评奖工作的意见应该及时反映给所属学会和《东方丛刊》编辑部。

四、评奖标准 所有发表在《东方丛刊》上的论文都可以参加评奖。不评分别在《东方丛刊》和其它报刊上重复发表的论文（欢迎各位评委和读者发现这类论文时及时写信通报《东方丛刊》编辑部），先发表在《东方丛刊》而日后又收入该作者本人的专著书籍中的论文可以参评。评选论文时只考虑该论文的学术质量，不考虑该论文作者总体上的学术成就。强调各个评委必须遵守客观、科学、合理的原则，以身作则维护本奖项的严肃性、公正性、学术性。强调各位评委在推荐人选时要注意让中老年作者（45岁以上）和青年作者（45岁以下）各占相当比例。

五、评选方法 评选的第一步先由十七名评委各将自己所推荐的论文篇名（限定每位评委只能推荐五篇）挂号寄往《东方丛刊》编辑部；第二步由广西师范大学《东方丛刊》编辑部聘请公证机关进行监票，然后再将全部被推荐的论文各获得的推荐票数反馈给各位评委；第三步让评委在上述基础上以挂号邮寄的方式正式投票评选（仍然限定每位评委只能推选五篇论文）；第四步由公证机关对评选结果进行公证，获得票数最多的前五篇论文为获奖论文，获奖的五篇论文按各获得票数的多少为序排列名次，分为一、二、三等奖。如果获得票数最多的前五名出现多篇论文得票并列的情况则由评委协商解决。

六、评奖时段 本奖项每两年为一届，即评《东方丛刊》两年内所出版的八辑（若出合辑，则为七辑）上所发表的论文。

七、评奖名额 每届总共评选奖励五篇论文，一等奖一篇，二等奖两篇，三等奖两篇。

八、奖金标准 一等奖获奖论文每篇奖励人民币两万元，二等奖每篇一万元，三等奖每篇五千元。全部奖金由《东方丛

刊》编辑部负责提供。

本协议已经中华美学学会、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全国高校东方文学研究会、广西师范大学审查同意，各方都必须承担本协议中各自的义务，以利评奖工作的进行。

中 华 美 学 学 会：_____（盖章）

中 国 比 较 文 学 学 会：_____（盖章）

全 国 高 校 东 方 文 学 研 究 会：_____（盖章）

广 西 师 范 大 学：_____（盖章）

1994 年 10 月 10 日

常务主委：林焕平 苏关鑫
主 编：梁 潮
副 主 编：麦永雄

目 录

关于联合举办“东方丛刊诗学奖”的协议

	东方文化
梅新林 王钦峰	旧题新解：《红楼梦》与《周易》/P. 1 《红楼梦》叙事问题商榷 ——兼论《红楼梦》说书人与“石头”的关系/P. 25
陈向春 吴 琼	中国爱情文学传统的文化批评/P. 42 父与子 ——20 世纪 80、90 年代一个文化主题回溯/P. 56
	东方文艺理论
陈学举	《文心雕龙》对玄学的论述发微 ——以《论说篇》为重点的探讨/P. 76
彭修银	“墨戏”——中国文人画艺术本体论之传统/P. 90
	中外东西比较
陈本益 王列生	汉、英诗节奏的若干比较/P. 102 “境界”与“卡塔西斯” ——中西文学审美观念非恒值态实证互阐/P. 113
张尹炫	苏轼对韩国文学之影响/P. 132

编辑人员：宋瑞兰
莫其逊
陈源泉

东方文学	
廖 群	颂史诗：关于《诗经》中“史诗”的一个新概念 设想/P. 144
丁淑文	心灵的“万里长征” ——中国传统女性“贞洁”观及其当代流变/P. 158
道坂昭广	试论初唐四杰笔下的陶渊明形象 ——以卢照邻为中心/P. 170
方 介	柳宗元《伊尹五就桀赞》析论/P. 182
张艺声	社会意蕴·现代手法·历史价值 ——再论许杰乡土文学/P. 200
东方文库	
杜奋嘉	缺圆的补足 ——中国古典悲剧大团圆结局的心理定势/P. 213
走 江	东方书目（十一）/P. 222 本丛刊发行的广泛范围 ——收藏本丛刊的图书馆与图书资料室名录 本刊重要启事·稿约

广西师范大学 中 文 系 编辑
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

旧题新解：《红楼梦》与 《周易》

浙江师范大学中文系

梅新林

《红楼梦》与《周易》——中国文学与哲学史上的两大奇书之间到底有何种内在联系？一直来如一个充满神奇魔力的谜吸引和困扰着红学界内外的许多学者。清人张新之自称“寝食以之者三十年”，①日累月积，著成30万字评语，最后得出结论：《红楼梦》“全书无非《易》道也”。②道光三十年（1850），张氏此作以《妙复轩评石头记》行世后，获得了当时许多学者的极高评价，③成为“《红楼梦》研究史上以《易》阐述《红楼梦》思想意义的最大的代表作”。④然而，由于作者撇开红楼文本与《周易》哲理，纯以《易》卦推演《红楼梦》，以至走火入魔，误入歧途，为后人留下了深刻的教训。近年来，随着海内外《周易》热的勃兴以及《红楼梦》文化研究的逐步走向深入，红楼《易》理研究重新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但是，由于《红楼梦》与《周易》本身皆为令人难解的奇书，以两者互观合释，更是奇上加奇，难上加难，真正走出旧途的困境，的确并非一件易事。本文愿引前人之失为

鉴，紧紧扣住红楼文本与《周易》哲理的契合点，逐步切入论题，展开论述。

一、红楼《易》理的文本依据

红楼《易》理到底是人为外加的，还是作品本身客观存在的？若是后者，那么其具体内涵又是什么？回答这一问题，首先必须要有切切实实的文本依据。从《红楼梦》全书来看，120回中无一处直接言及《周易》，但却有第31回借史湘云与侍女翠缕对话对《周易》阴阳原理的阐发，兹引述如下：

湘云：天地间都赋阴阳二气所生，或正或邪，或奇或怪，千变万化，都是阴阳顺逆。多少一生出来，人罕见的就奇，究竟理还是一样。

翠缕：这么说起来，从古至今，开天辟地，都是阴阳了？

湘云：……什么“都是些阴阳”，难道还有个阴阳不成！“阴”“阳”两个字还只是一字，阳尽了就成阴，阴尽了就成阳，不是阴尽了又有个阳生出来，阳尽了又有个阴生出来。

翠缕：这糊涂死了我！什么是个阴阳，没影没形的。我只问姑娘，这阴阳是怎么个样儿？

湘云：阴阳可有什么样儿，不过是个气，器物赋了成形。比如天是阳，地就是阴；水是阴，火就是阳；日是阳，月就是阴。

翠缕：是了，是了，我今儿可明白了。怪道人都管着日头叫“太阳”呢，算命的管着月亮叫什么“太阴星”，就是这个理了。

湘云：阿弥陀佛，刚刚的明白了。

翠缕：这些大东西有阴阳也罢了，难道那些蚊子、蛇蚤、蠓虫儿、花儿、草儿、瓦片儿、砖头儿也有阴阳不成？

湘云：怎么没有阴阳的呢？比如那一个树叶儿还分阴阳呢，那

边向上朝阳的便是阳，这边背阴覆下的便是阴。

翠缕：原来这样，我可明白了。只是咱们这手里的扇子，怎么是阳，怎么是阴呢？

湘云：这边正面就是阳，那边反面就为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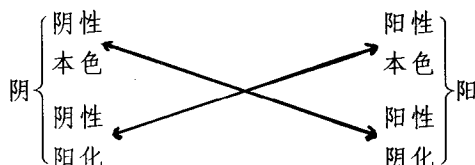
翠缕：（提起湘云官绦上系的金麒麟）：姑娘，这个难道也有阴阳？

湘云：走兽飞禽，雄为阳，雌为阴；牝为阴，牡为阳。怎么没有呢！⑤

《庄子·天下篇》云：“《易》以道阴阳。”所以，所谓《易》理，其核心不是别的，即是阴阳原理。而在上引《红楼梦》借史湘云与翠缕的谈话中也同样以阴阳论“道”，而且将天地古今一切的一切都统归于阴阳之源，统辖于阴阳之理——其中当然也包括为作者独特创造的红楼世界在内。由此可见，红楼《易》理的确是客观存在着的，彼此的具体契合点不是别的，就是《周易》哲学的核心——阴阳原理。

从史湘云所谓“天地间都赋阴阳二气所生”云云，人们还可以由此进一步联想到第2回贾雨村有关天地正邪二气的一通议论，两者表异实同。其中既包括了阴阳本体论，即世界万事万物都是由阴阳二气化生，是一个“一阴一阳之谓道”的本体结构，从古到今，开天辟地，都可一统于阴阳之理，即史湘云所说的“究竟理还是一样”；同时也包含着阴阳变易论，按史湘云的具体解释是：“‘阴’‘阳’两个字还只是一字，阳尽了就成阴，阴尽了就成阳，不是阴尽了又有个阳生出来，阳尽了又有个阴生出来。”这一解释是《红楼梦》阴阳变易论的一个统摄全局的核心论点，也就是说，阴阳本身都可以向自己的反向转化：阳尽了就可以转化为阴，阴尽了也可以转化为阳，前者即是阳性阴化，后者则是阴性阳化。阴阳二者在此过程中，彼此可以异质转换，无须待各自本色消亡之后再变阳为阴或变阴为阳。这样，《红楼梦》的阴阳原

理中即不仅有相克相生、相反相成的阴阳二极对位，而且又有相克相生、相反相成的由阴生成阴性本色与阴性阳化、由阳生成阳性本色与阳性阴化的阴阳变易运动。兹以简图表示如下：



毫无疑问，这是直接源自于《周易》阴阳哲学的，但又是为红楼世界所特有的杰出创造，因为它集中体现了作者的审美理想、哲理思索与艺术个性。概而言之，在这一“阴阳组合图式”中，首先是阴阳二极对位，然后又分别在阴中分化出阴性本色与阴性阳化，在阳中分化出阳性本色与阳性阴化，合之为四个世界。在此，由于作者是通过“阳阴——男女”的异质同构而向《周易》的二元对立的原始思维模式回归的，因而四个世界各有不同的具体指向，又有整体上的象征意义。阴性本色与阳性本色分别指向阴阳两个世界中最为对立的二极，前者以神界太虚幻境及其凡间幻影大观园之“清静女儿”为代表，后者以贾府以及整个世俗社会的“臭男人”为代表，阴性阳化，意为女性的男性化，是指那些嫁了汉子，由“宝珠”变成“死珠”再变为“鱼眼睛”的已婚女性，以贾府的那些少妇及“婆婆妈妈”为代表。阳性阴化，意为男性的女性化，指那些虽为男性，但却象“女儿一样人品”，或在心理与言行上与阳性本色拉开距离而向往、归依于阴性本色的男人，诸如贾宝玉，柳湘莲、甄士隐以及一僧一道等。在此二元对立、四重变奏的“阴阳组合图式”中，既有显性的阴阳对位、阴阳变易，又包含着隐性的阴阳还原、阴阳悖论。四者互相关联，由表及里，依次递进，共同构成了红楼《易》理的主干。

二、红楼《易》理 I：阴阳对位

这既表现为以阴为主体的太虚幻境神界与以阳为主体的俗界的阴阳对位，也表现为俗界贾府中的以阴为主体的大观园内与以阳为主体的大观园外的阴阳对位。它们分别代表了阴性本色与阳性本色最为对立的二极。

本来，在作为太虚幻境之原型的古代天上仙宫传说中，既有女性也有男性，但经小说作者向原始女神崇拜还原之后，太虚幻境即一变为清一色的女性世界，也就是至阴世界。然而既有神界，又必然有与此相对应的俗界；既有太虚幻境的阴性世界，也就必然有红尘贾府的阳性世界，两者是相克相生，互相对应的。与此同时，在红尘的阳性世界中，小说又神奇地设计了一个新的相克相生的阴阳世界的二极对位，这就是女儿乐园大观园的阴性世界与大观园外的阳性世界，因而大观园便被赋予了这样双重意义：一是与大观园外的阳性世界的相生相克而存在；二是作为天上太虚幻境在红尘中的投影与整个红尘的阳性世界的相克相生而存在。这实质上是一个同源于阴阳原理的二级划分序列。

但是，由于长期以来红学界对此二级划分序列的认识不清或不同，从而导致了有关红楼内部二个世界与三个世界的激烈论争。二个世界说以余英时先生的著名论文《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为代表。该文认为曹雪芹在《红楼梦》里创造了两个鲜明而对比的世界，彼此可分别称之为乌托邦的世界和现实的世界，亦即是大观园的世界和大观园以外的世界。作者曾用各种不同的象征，告诉我们这两个世界的分别何在。譬如说，“清”与“浊”，“情”与“淫”，“假”与“真”，以及风月宝鉴的反面与正面。可以说，这两个世界是贯穿全书的一条最重要的线索。把握到这条线索，就等于抓住了作者在创作意图方面的中心意义。⑥根据余先生的思路，是先将贾府一分为二，即大观园的理想世界与大观园外的现实世界，然后又广征博引，论证大观园为神界太虚幻境的人间幻影，大观园与太虚幻境虽二实一。三个世界说在海内外红学界也

有广泛的影响，其基本观点就是再将余文中作为理想世界的太虚幻境与大观园一分为二，认为彼此同中有异，因而不能简单统之为二个世界而是三个世界。然而，从红楼《易》理观之，不管是二个世界还是三个世界说，皆可一统于阴阳对位原理之中，太虚幻境及其凡间幻影大观园之理想世界为女儿世界，亦即为阴性世界；此外的现实世界则为男性世界，亦即为阳性世界，两者共同构成阴阳对位，而且根据小说主角贾宝玉从神界出发经俗界历劫最后又回归于神界的阴阳循环历程，首先应该是神俗二界的阴阳对位，然后才是俗界中的大观园内外阴阳对位。然而以上的二分法或三分法，都不约而同地首先从俗界出发，将大观园内外一分为二，然后将大观园与太虚幻境神界一分为二或者合二为一，似是未能准确地把握《红楼梦》本身阴阳对位二级划分序列的内在逻辑。

“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既是道的本体结构，又是“道”的具体显现，是自然、人文一切现象的最高符号抽象，其中也自然包括了人类对自己不同性别特征的符号抽象，尽管郭沫若先生有关“—”、“-”两个画爻分别为男女生殖器，由此而推演出男女、父母、阴阳、刚柔、天地的观念⑦的推断迄今仍未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可，但《周易》本身诸如：“天地絪縕，万物化醇；男人构精，万物化生”；⑧“天地不交，而万物不兴”；⑨“乾道成男，坤道成女”；⑩“夫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是以广生焉”；⑪等等，皆是直接以男女两性与天地自然同构，具有明显的泛生殖崇拜的原始思维特征——而这，也正是《周易》符号抽象的原始文化根基之所在。同样，在《红楼梦》的阴阳对位的二级划分序列中，小说主角贾宝玉在上从神界太虚幻境下凡至俗界又从俗界梦游并最终回归于神界太虚幻境，在下以“诸艳之冠”、“绛花洞主”的身份居入大观园，以及石头以“甘露”创造绛珠仙草生命，由此结成“木石前盟”之神

界姻缘，等等，也都不同程度地蕴含着原始生殖崇拜与性象征意义，都是通过男女两性予以符号抽象的阴阳对位之《易》理的典型表现。

阴阳对位，在整个红楼《易》理中处于最为显性的层次，是推动红楼《易》理逐步由表及里、层层深入的一个基型。

三、红楼《易》理Ⅱ：阴阳变易

正如以上“阴阳组合图式”所示，当相克相生的阴阳二极从静态对位走向动态变易时，其结果便是阴性阳化与阳性阴化的同步展开。后者是从恶浊的阳性世界走向圣洁的阴性世界，从恶浊升华到圣洁，所以是可取的；前者则从圣洁的阴性世界走向恶浊的阳性世界，从圣洁跌落到恶浊，所以是不可取的。你看那些从“宝珠”变成“死珠”的已婚女子，尤其是那些再变为“鱼眼睛”的“婆婆妈妈”们，都几乎与最为世俗的“臭男人”没有什么区别，甚至比“臭男人”还要“臭”。史湘云以此一概归之为“阴阳顺逆”，其中的“顺”即是指分别从阴、阳二极化生阴性本色与阳性本色两个世界，其中的“逆”则分别指从阴、阳二极化生阴性阳化与阳性阴化两个世界，合之为四个世界。后两个世界的具体变易方式都是逆向的，“阳尽了就成阴，阴尽了就成阳”，彼此互相向自己的反向转化。

在阴性阳化中，一方面是相克相生的外部阳性世界的侵染，另一方面则是阴性世界本身的蜕变；在阳性阴化中，一方面是出于对阳性世界的离异，另一方面则出于对阴性世界的回归。试以被称为大观园内外两个世界接筭人物的贾宝玉与王熙凤为例，众所周知，王熙凤是一个历来有争议甚至有点令人感到困惑不解的女性形象，俞平伯先生曾提出过这样的疑问：《红楼梦》“写凤姐有一个特点，即常以男人比她。如照宝玉的话，男人是混浊的，女儿是圣洁的，但宝玉不见得不喜欢凤姐……凤姐不识字，偏要说男人教养，学名某某，可见并非关合书中事实，才有这要写法，

……我们不容易了解作者的用意。他为什么拐个弯儿把凤姐引到男人方面去呢？这就难怪后来索隐派种种的猜测了。”⑩余英时先生认为以他的两个世界说可以解开这一疑问，贾宝玉像女孩子，因为他虽身为“浊物”，而性灵中却具有女儿的清洁；凤姐像男人，则是因为她虽是水做的，却不幸染了很重的男人的混浊。曹雪芹谴责了凤姐在现实世界中所选择的罪孽；但是在他的心目中，清洁的女儿是不可能有如此肮脏的。因此他把凤姐的罪恶的一面仍归之于男人的混浊。这是他不得不极力把凤姐比作男人的根本原因。凤姐在两个世界中，具有两个完全不同的形象，表面上似乎矛盾，而实质上则又有其统一性。作者一方面并不掩饰她的罪恶，而另一方面对她的悲惨结局又寄予深厚的同情。作者所责备的是现实世界中沾满了罪恶的凤姐，他所惋惜感叹的则是理想世界中“坚决不作大观园反叛”的凤姐。宝玉与凤姐，是《红楼梦》两个世界之间最重要的接榫人物，两人恰好形成鲜明的对照：宝玉以男人身份在园内，是从园内通向园外的一道桥梁。凤姐则是以女人身份住在园外，而心却向着园内，是由园外通向园内的另一座桥梁。⑪仔细品味余先生的这一解答，的确很有创见，但却仍非圆满，因为即使在现实世界中，作者也并不是一味谴责，对其协理宁国府，小说写得如此有声有色，正表明了作者的赞赏态度。除凤姐外，《红楼梦》中还有一位自比男人的女儿，这就是探春，她曾说过：“我但凡是个男人，可以出得去，我必是走了，立一番事业，那时自有一番道理。偏我是女孩儿家，一句多话也没有我乱说的。”凤姐与探春，一协理宁国府，一改革大观园，都有治世齐家之才，又都好自比男人，希望自己成为男性，以完成建功立业的男性使命，这岂不是与贾宝玉的名言相矛盾吗？可以以两个世界解释凤姐，但又何以进而解释探春呢？我认为这里更重要的还是表现了小说作者这样一种隐秘的矛盾心态：现实世界本是由男人履行补天济世责任的，然而在男人已无法履行这一责任的末世